



桃之胶胶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四月

莹剔透的蕊心中孕育最甜美硕大的果实，将生命最蓬勃灿烂的光华呈现给这世界。可流光容易把人抛，也让壮龄期的桃树身形日渐粗粝，宛如人到中年后食草出奶的碳基生命，必须扛起四面八方的重负，爬坡下坎朝九晚五去打拼。可天若有情天亦老啊，岁月何曾饶过谁？世间事物成住坏空，桃树同样逃不开这自然规律。

作为生命周期一般为15~20年的木本植物，十多年前种下的桃树，现在不可避免地陆续进入衰老期。炎热干旱暴雨洪涝的摧残，害虫叮咬病菌侵蚀，人们有意无意的磕磕碰碰，就伤了桃树——桃树发现自己受伤了，便会启动防御机制，分泌出一些黏性液体，仿佛人类受伤失血，血小板集结伤口。这些黏液初凝时微黄透亮，风吹日晒后凝固成半透明的褐色块状或颗粒，人称桃胶。长时间的风干和氧化后，桃胶变得更加坚硬，以彻底封闭伤口，防止更深的侵害。树龄较大的桃树，就像人类进入暮年一样身体虚弱，但凡有点风吹草动，老家伙们的应激反应比青壮年更强烈，于是更多的桃胶从树身各个伤处冒出来，连续不断地冒出来，然后凝固、变硬——伤害不停，桃胶不止，似乎非得弄到蜡炬成灰蚕蚕到死的境地不可。

“没得法的，简直太招虫了！”果农说，“树朽了，只能把桃胶硬抠下来，晒干，多少有点收获。”

“再以后呢？”

“没得以后。”果农轻叹一声，“只能伐掉，栽新树。总不能让土地空起噻。”

是啊，生活总要继续，不会因为一时悲欢离合而停滞不前。眼前的桃树虽韶华不再，好在库区周边农户们房前屋后，那些李花杏花樱花桃花菜花们，会带着桃花一起次第开放，不会让赏花人空跑败兴。

碧波粼粼，春山历历，山回路转的看见路边小摊贩了。桃花岛上人家不

多，青壮年外出打工，孩子们正在上课，路边摆摊的多是些老人。初次萌芽的紫红香椿，才打花苞的菜苔，叶细头圆的野葱，蕊心刚刚吐露一点点金色的清明菜，还有没种完的略带些泥土痕迹的带壳花生，以及成堆的春季沃柑和冬余砂糖橘，各色各样挤挤挨挨延伸近百米。成群结队的游人来了去，去了来，不少人好奇那些装在小盆小口袋里亮晶晶的小东西：“是宝石吗？”

摊主就笑：“桃胶哦，桃花岛特产。”

“能吃么？哪个打整嘛？”

“简单得很。”摊主不厌其烦，一遍遍指导怎么洗，怎么泡，怎么与其他补品搭配着吃，“口味跟银耳差不多，补女人哦！”

何止补女人呢。《本草纲目》早有记载，桃树的花朵、果仁、叶子、枝条、木芯等等皆可入药，而称为桃油、桃脂的桃胶，具有和血益气、生津止渴、润肠通便、养颜嫩肤的功效。《圣惠方》中有用桃胶与松脂黄柏做药，治疗火烧疮的方子。现代中医用桃胶入药，治疗糖尿病。网上还有博主现身说法，展示这“平民燕窝”的神奇功效。

听摊主说，颜色暗沉的老胶，药性强些，当年新胶透亮，更香些，各有各的好。于是新老各半，称了两斤带回家，当晚便抓了一小把放碗里。清水冲洗了再倒入温水，灯

光下，粒粒桃胶如蜜蜡般莹润闪亮。第二天，曾经坚硬如石的颗粒，终于疏解成一团团果冻样的胶体。将湿润胶团与红枣一起冷水入锅烧开，文火慢熬，直到水与胶相融一体，再以枸杞点缀。开锅搅动，浅褐透亮的汤色中，几颗枣红几粒橘红沉浮。水汽氤氲间，黏黏的胶汁散发出似花非花的清雅香气，沁人心脾。

一棵桃树，从桃之夭夭到桃之胶胶，要承受多少日头的炙烤，经过多少夜露的涵养，才能成就这日月精华？此刻一碗在手，是时光的琥珀，山川的馈赠。一勺入口便入了心，肺腑肠胃之熨帖舒畅，无法言喻。

喝着桃胶，不禁遥想河姆渡考古遗址中，那几枚6000年前的原生桃核。看眼前春花烂漫欣欣向荣，春色无边生生不息，桃花岛正吐故纳新，桃林新一轮生命周期已经开启，我等且行且珍惜哦。

没想到，永川区桃花岛上最惹眼的不是桃花，而是菜花！一片片浓烈的金黄，被青枝绿叶烘托着，铺满平坝，漫上山坡，几乎霸占了人们的视野。桃树也是有的，枝头红粉白朵依旧盈盈笑春风，但记忆中“满树和娇烂漫红，万枝丹彩灼春融”的盛况，不见了。

记得十多年前，第一次走进桃花岛，眼前新移栽的，纤细枝条尽显绿叶素荣小清新；已长成的，一山连一山星星之火，一坡接一坡霞光初照。

几年后再见3000亩桃花，俯仰之间千树万树桃花开，漫山遍野间云蒸霞蔚，方知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”，那叫一个惊心动魄！

可今年的桃花岛之行，眼前老树枝干扭曲，皮面嶙峋，虽有花叶应了季候，但往昔花样年华的锦绣风姿荡然无存。当地果农说，眼下正值老树换茬更新，刚刚度过苗期的幼树尚未成年，又遭遇连年高温少雨，游人若只为桃花而来，恐怕只能失望了。

“看，桃胶啊！”隔着围栏，有人指着一棵老树惊呼。凑近细看，树皮裂隙和枝杈隐蔽处，点点滴滴的黄褐色胶质物正在凝结。

没错，是桃胶。

桃树幼时通体柔韧，人以绳索坠石，牵引枝条赋形，辛勤除草施肥松土杀虫，仿佛抚育婴孩儿。三五岁的桃树筋骨渐渐强健，正值青春的桃树们会趁天晴日

暖风和，努力开出这一年最饱满的花朵，绽放最妙的颜色，在晶

心里长出一片湖泊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出智周

样。他们是去往哪里？他们的心理，也在想着什么奇怪的事吗？

想人生为什么这么让人发愁？一遍一遍告诫孩子希望她别犯的过错，结果她一个不落地犯下了所有错误。忙忙碌碌的生活，只要你觉得自己游刃有余，立刻就会被接踵而至的难题折腾得死去活来。你以为凌晨四点的城市睡得很深，可是农贸市场外面的道路挤满了批发的小贩，他们的三轮车挤过窄巷，把一天的生计驮进黎明。今天换掉厚的被套，明天保证又是气温骤降的一天——生活好像专门在等着你的每一个准备就绪，然后轻轻一笑。

想人生多么可爱？一个可爱的旋律让你觉得特别喜欢，回忆起过去的每个片段。那些片段本来已经忘了，可旋律一来，它们就全回来了——那个夏天的风，那个人转身的样子。一首好听的歌曲让你在通勤的路上不停地单曲循环，甚至于希望这条路一直不要到终点。一点可爱的阳光偏偏落在一朵花上，被蝴蝶的翅膀剪成艺术。这些瞬间，它们那么轻，那么小，却能让一整天都亮起来。

可不是，生活就像是个喜欢开玩笑的孩子，你永远猜不到他下一颗糖要扔给谁，下一记闷棍要敲在谁头上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我坐在城南故津，注意起了几株葳蕤的黄葛树。它们把根系深深地驻扎在南岸的土地之中，把身子微微倾向水面，好像在深情地俯视着自己在水中

的倒影。当湖风轻轻拂过，黄葛树沙沙作响，像喃喃自语，又像在叹息着什么。那声音很轻，却让人心里一动。

然后我注意到了这个正在快速生长的城市。它正在学着维多利亚港的样子，钢琴琴键一般在环湖次第弹响。这座城市变得越来越摩登，湖畔种满了婀娜多姿的垂柳，娇滴滴的海棠，以及一到夏天就繁花满枝的蓝花楹。

我注视着眼前的这一方天地，前方这汪一直被忽视的可爱的汉丰湖。

它有时候满满当当，像水果冻一样轻轻摇晃；有时候又形影消瘦，叫人怜惜。但总有满满当当的白云，在天空和湖水中像潮水一样摇荡。粉蝶和野鸭，它们在眼前飞翔，在我的耳边轰鸣。我知道南河在城区的河道，早已和汉丰湖水域重叠，而南河左岸的县城，如今沉没在汉丰湖之下，与我们默默相对。那水下有街道，有老屋，有人们生活过的痕迹。它们不说话，但湖水替它们说着，用波浪，用光影，用这一片宽阔的沉默。

有一天，雾气很重。汉丰湖对岸的山坡上有一套房子，它矗立在雾气之上，对面的夕阳照在它的落地窗上，它像宝石一样闪闪发光。那一刻我忽然觉得，那光像是从水底照上来的——从沉没的县城里，从那些逝去的时光里，照进这个傍晚，照进我的眼睛。

起初只是很轻微的感觉——开车经过那片湖时，会不自觉地多看一眼。后来看得越来越久，从看水，到看岸边的草木，看它们一季一季地生长凋零。再后来，我开始把那些散落的情绪，往这片湖水里投。那些想不通的、放不下的、舍不

得的——它们太重了，我一个人背不动。

有了这片湖泊，再看那些可爱、发愁、奇怪，便不一样了。我发现心里有什么东西在悄悄变化。

我想起了家乡的小溪，想起了鼓浪屿之外的东海，想起了宜宾的三江汇流，想起了都江堰的宝瓶口，想起了去往康定路上的大渡河，想起了杭州的钱塘江——它们一起在我的心头摇荡。那一刻我才知道，原来我们每天忽略的风景里，藏着这样奢侈的馈赠。原来一个人走了那么远的路，遇见过那么多的水，它们都没有消失，它们都在这里等着，等着和我心里的这片湖泊连成一片。

不知不觉间，心里竟真的长出了一片湖泊。

我终于明白，人生所有的碎片，最后都会流向一个地方。那些听过的歌，看过的夕阳，发过的愁，流过的泪，爱过的人，错过的缘——它们没有消失，没有白费，它们汇聚成了我心里这片湖泊。而这片湖泊，又连通着我此生经历过的一切江河湖海。

我们总以为人生的意义在远方，在未到达的地方。其实它一直在我们心里，像一片湖泊，静静蓄着这辈子的悲喜。当湖水涨满，自然会溢出，流向它该去的地方。漫漫人生旅途，恢宏华夏大地，何处不是奔涌的河道，何处不是容纳的人生？

我依然每天开车经过滨湖路。只是现在，窗外的湖水与心中的湖水遥相呼应。它们隔着车窗与岸线，却有着相同的呼吸节律，相同的不舍昼夜。每一次经过，我都觉得是湖水在看我，是那片沉在水下的老县城在看我，是所有的过往在看我。

原来人可以在心里蓄养一片湖泊。原来我们孤独地流淌了一生，最后都会

在湖泊里，认出彼此。

所有的水终将相遇。

有时候眺望久了，就会忘记自己在眺望什么，故乡从此就只能泊在心中了。离开老家二十多年，定居渝东北，我慢慢在融入其中。每天，我都从城中心开车到城西去上班。通勤的道路多是两条，或者沿着南山路，或者沿着滨湖路一路向西。在这一刻钟的时间里，我喜欢两种状态，要么是什么都想，任凭鸡毛蒜皮的小事挤得心里满满当当——孩子的学业、明天的会议、昨天那句不该说的话；要么是什么都不想，像气球一样跟着车子浮在道路上，把自己完全交给方向盘、交给车轮、交给这个日复一日的早晨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我渐渐变得情绪化。

想人生为什么这么奇怪？有人谈了好几年的女朋友分手了，只留下一张照片。一直担心分离的亲人离世，看见别人在哭，却觉得心中好像与自己无关——那种悲伤隔着一层什么东西，看得见，摸不着。路边经过的人，他们在某个时间段，出奇一致地装扮，甚至于手脚划动的节奏都一

